



# 进埃及记 ● 詹农

离开迪拜，乘飞机渐渐飞越阿拉伯半岛的天空。4个小时是多么短暂的光阴，我们到达了已经历千年的开罗城。

“未见过开罗的人就未见过世界，她的土地是黄金，她的尼罗河是奇迹，她的妇女就像天堂里的黑眼睛圣女，她的房子就是宫殿，她的空气柔软得像芦荟木般香甜好闻令人喜悦。开罗怎能不是这样呢，因为她是世界的母亲。”

那是《天方夜谭》里的开罗，这一日我

所见的却仿佛是回到了10年前的中国内地城市。道路宽敞，却是坑洼不平。一出机场，迎面而来的首先是公路收费站。路上往来的车多显破旧，而且横冲直撞，变线绝不打灯。路两边宽阔，又是满目黄土，仿佛当年那些不知道如何开发的开发区。一些住宅的风格像极了从前国营大厂的老宿舍。但奇怪的是不少房子明明住着人家，却裸着外墙不做粉刷，或者秃着屋顶未加修饰。问当地的朋友才知道原来埃及的法律规定房屋一旦完工就须依律缴纳物业税，这些不能算完工的房子就可以合法避税了。司机是个壮实的埃及大汉，刚看了新闻的他告诉我们小泉说了道歉。坚决表示了他站在中国的一边之后，他又说起中国和埃及都有古老的历史，有相似的文化和传统。望着车窗外“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我连连称是。

这一日的埃及初体验还有那无处不在的警察，腰里别着手枪，肩上挎着AK47，站在路边盾牌后，或者端坐在皮卡后厢里。住在Maadi，是西方人聚集的区域，就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公寓门口就有一个铁架与纸板搭建的简易岗亭，总是有四五个警察长枪短炮地守着。刚有几分安全感，觉着应该遇不见四十大盗，就被告知设岗亭的原因是这个公寓中美国人很多。与山姆大叔为邻，在今时的中东绝不是一个轻松的环境。

晚餐是在九街上的Dragon House吃的。打了的士过去，那车，果然如传说中一样是旧旧脏脏的。下车的时候也和司机为了2镑还是5镑的车资纠缠了好一阵，最后果断地丢下两镑半后走人。拾级而上进了餐厅，红红的灯笼透着暗淡的光，香港来的老板娘，唐装的埃及侍者，给已经又累又饿的我们带来一顿丰盛的中国晚餐。一个年轻而英俊的侍者识得中文，殷勤地跑上跑下。



问他，说是刚刚拜师学了3个月中文。这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的水平已经远不止讲得出“麻婆豆腐”、听得懂“宫爆鸡丁”的状况。不过，后来就听久居于此的朋友说每次有新的中国客人去，他总是回答刚学3个月的中文，原来是一个不会结束的3个月。

### 亚历山大一日

原本是想一个人去北部海边的亚历山大走走，一不小心组成了一个8人旅行团。提前了一天去穆巴拉克火车站帮大家买票。买完票在街边闲逛的时候，人们围着店铺里的电视机，见到血肉模糊的场面，我以为又是来自伊拉克的镜头。但很快就有问平安的电话打来，嘱咐我们取消外出，因为这一天发生了3起针对游客的袭击，其中的一次爆炸地点就在离我千米左右、一周前刚刚去过的博物馆附近。

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亚历山大。

出站时，一个英俊挺拔的白衣警察主动迎了上来，先是领着队伍中的两位女孩去洗手间，又帮着我们在车站外找的士，殷勤得令人感激。告别的时候他比划了好一阵子，提出了他的所求：万金油。万金油？对于我们已是儿时记忆了，当然是没有人随身带着的，只得遗憾地看着他失望地走了。

这是个建于2世纪罗马时代的剧场遗迹，并不见想象中的宏大，只是断壁残垣间透着沧桑。游客不多，几个喧闹着用相机书写着到此一游，几个悄悄地走上走下寻找着历史。我坐在千年的石阶上，呆呆看阳光下那些半截的柱，想它们轰然倒下的一刻。

这个以那位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征服者命名的城市中类似的遗迹不少，例如我们的第二站庞贝之柱。那是一根孤孤单单耸立着

的30米高的红色花岗岩柱子。他们说，当年这样的柱子有400根。我真的有了几分的怀疑，400根这样的柱子？那么这里又会是多么辉煌的一座城市？又怎么会只留下它在风雨中孤独了千百年？岁月真的无情至此么？想与旁边一名手持MP3的警察合影，他指指门口的军官谢绝了我。随便聊几句，他也开始比划着向我要起了万金油。原来，我们那古老的小盒子在这里竟是如此受欢迎，下一次回国，是一定要去买一些万金油带过来的了。

我们又去卡伊士贝伊要塞看地中海。站在城堡里，透过形状不一的窗望过去的海，就如同一幅幅美丽的画。海水遇着了礁石，虽也激起浪花朵朵，但这样的深蓝仍不似以前所见的那些蔚蓝的活跃感觉，而是透着些许深沉。是因为埋藏了太多的英雄太多的风流的原因吧！传说中的埃及艳后，著名的克丽奥佩特拉就是在这片深蓝上把自己奉献给凯撒大帝的么？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夜晚？而她，究竟是欧洲人笔下“旷世的肉感妖妇”，还是埃及人所传诵着的“善良的学者”？这片深蓝下真的还埋藏着她与最后那位罗马情人共筑的爱巢吗？

蒙塔扎在滨海路的另一端，从卡伊士贝伊打车过去需要15镑的车资。一路的海景美丽无比。只是性情奔放的司机飞驰着车还不时双手放开方向盘来比划，想推翻已经谈好的车资，让我们偶尔受些惊吓。到了目的地，昔日的皇家夏宫已是一个大公园。五一节也是埃及人的节日，这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树阴下草地上人们或躺或坐，孩子们追逐踢着球。但吸引住我们的风景仍然是在海边，古老的城堡古老的灯塔古老的桥，和那更加宽阔深邃的蓝。悠悠闲闲慢慢走，不断有当地的游人友善地打招呼，也不断有当地的游人过来要求我们做

合影的模特。这可真是应了卞之琳的那首诗，站在这桥上望地中海风景的时候，对于这里，我们自己亦是那异国情调的景。孩子们就更有趣了，合影完总是会问一句我们会不会功夫，或者可不可以教他们功夫。

快要离开的时候，有人冲着我们喊“磨西磨西”，大声地答了一句“No磨西磨西”。就听到有人在背后呼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一对认识的中国情侣。这真是“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了。20年前的游子们只能是唱着“天边飘来故乡的云”，现在的路途中却是经常会遇着故乡的人了。这段时间在迪拜机场、在金字塔前、在法老号上、在庞贝柱下，总是会有人小心翼翼地却又充满期待地询问：“中国人吗？”

### 大象鼻子

终于告别了开罗，新的目的地是苏丹的首都喀土穆。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之一。而喀土穆据说在阿拉伯语里是“大象鼻子”的意思。是因为青、白尼罗河在这里交汇北去，让这城市形似大象的鼻子。它还颇似我们长江上的武汉，也是由三镇组成。但武汉只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喀土穆是被称为世界的火炉，热力又要更进一步的了。

在苏丹的住所据说是喀土穆的富人区，看到那街景，感觉中却像回到数年前，我在湖南西部那些乡镇间奔波的日子。黄泥路，尘土飞扬，往来的交通工具是带后斗的三轮摩托车。但高温是湖南家乡没得比的了，站在烈日下，真是感觉立在火炉边，汗毛似乎都要被烤得卷起来。朋友腕上的表告诉我们，此时的室外温度是43摄氏度。不幸的是，风尘仆仆了这么大半天，进得浴室发现水龙头里是没有水的。所幸的是，卧室里空调虽然老旧，还



是可以正常地送些凉风。也顾不了满身的灰尘汗水与油腻了，衣服一脱，倒头就睡。只睡得两三个小时，醒来，发现床单已被汗水湿透。空调不知何时罢了工，原来是停电了。

但这两三个小时的小憩已让我恢复了元气。晚饭前还是去拜访了青、白尼罗河的交汇处，看那两条大河在此地几千年的相遇。传说中这相遇是“一条青色，一条白色，汇合时泾渭分明，水色互不相混，平行奔流，犹如两条玉带”。但我们在岸边，见到的只是普普通通的河默默地流淌，也许是站得不够高的缘故吧。以河为景，照了几张相，算是纪念。由于靠近总统府，很快就有警察跑来吹着哨子来让我们把车开走。而我们也赫然见着了路边树阴下架在皮卡上的机关枪。才想起这个国家20年的内战刚刚停火，百废待兴。回去的路上经过一片墓地，很少见的位于市中心的墓地。老鸦飞过，让这城市平添几分凄凉感觉。一切都是因为战争吗？那战争又是为了什么？晚上，躺在简陋的单人床上，吊扇在头顶嗡嗡呀呀地转动，空调在墙上轰轰隆隆地震着。不禁就想起了伊拉克的兄弟们发来的邮件，想起他们在巴格达机场阿帕奇炮口下的惶恐，在摩苏尔大街与汽车炸弹擦肩而过后的庆幸。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喀土穆，发现，生活可以如此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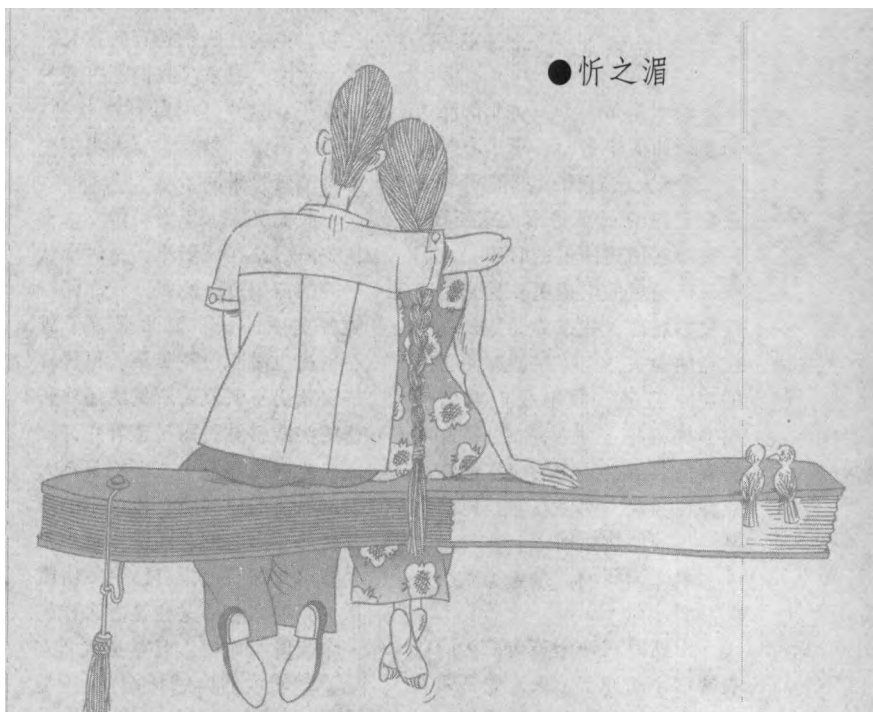
每个早晨，醒来，睡眠惺忪地晃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只要有水流出，即使它是浑黄的，也庆幸着美好一天的开始。而没有水流出的时候，也会顺手拿过一瓶纯净水，只是一瓶，完成整个的洗漱过程。

下楼，早晨的阳光还不是那么火热。

忍不住的祝福，祝福一切都好，所有的漂泊和守望。

（安玉民图）

## 檀香扇的命运



他是来参加校庆的，却没有在同学里找到她。在会后发的通讯录里发现了她的名字，居然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一直记得西湖边的黄昏，有斜照的夕阳，低垂的杨柳，他20岁，她18岁，都是医学院的大学生，两个人不即不离地在湖边散步。其时，他在家乡有了未婚妻，同他家是世交，漂亮而温顺，他实在说不出她有什么不好，只是，太顺理成章的感情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有点单调。她约略知道他每周会从家乡收到来自未婚妻的信，但他俊朗的外表依然吸引着她，

她娇俏的江南风情显然也让他有点着迷。她的长辫子，辫梢上蓝色的蝴蝶结，都让他心生爱慕。那时节他们一起去看过一场电影，是夏天，电影院里的吊扇吹不到他们，他记得她不停地扇扇子，用左手，因为他坐在她的右边，他感受着她身上花露水的香味和夹着微风而来的檀香，那两种香久久地留在他的心里。许多年后，花露水和檀香扇都令他想到她和他在西子湖畔度过的青春岁月。

他曾在心里拿她同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作过比较，他说不出未婚妻有什么不好。